

策展大量物件

Curating an ocean of objects

講員：Corioli Souter

摘要

人們很早就認為埋在淤泥和沙子下的沉船具有緊密連結我們到過去 — 時間中的一個特定時刻 — 的能力。同樣，來自這些可直接追溯至一個特定時間情境的物件，能夠告訴我們關於一定期間內在海洋世界中範圍廣泛的連結。大多數海洋博物館依靠這些屬性來建構展覽敘事。

博物館的目的是詮釋，及也許更重要的是，重新詮釋物件。這篇文章探討來自沉船和其他來源的物件的擴展敘事，並建議隱藏的歷史可以賦予新生命進入海洋展覽的方式。我們為我們的展覽選擇的物件中，有些來自沉船和水下發掘，其他來自陸地考古發掘，但很多都不是考古發現。匯集近年在歷史學科的兩個發展趨勢，以物件為中心的歷史和以海洋為中心的歷史（「新海洋學」），提出了關於什麼可能是「海洋考古」博物館和展覽的優勢和限制的更大問題。

本演講反映策劃三個展覽及目前為預定在 2020 年開放的一個新的西澳大利亞博物館進行的準備工作的經驗。

一個新的西澳大利亞博物館

該新博物館專案項目代表在西澳大利亞博物館的歷史上的改變的最偉大時刻，不過，該博物館已經改變好幾年：不只是在為這個專案項目進行的準備，而且也在為未來進行的準備。對於這一點，關鍵在於更加注重公共價值、向外看；在於融入人們在我們做的事情及與他們一起創建內容，而不是為他們。這種做法具體化於 2010 年制定的我們的使命陳述：

我們將激勵人們探索和分享他們的身分認同、文化、環境和地方感，並對我們世界的多樣性和創造性做出貢獻。

這是我們品牌價值的一個銜接及變革整個組織的一個重要承諾：明確界定該博物館的目的及它可以做到什麼。

在我們的 2025 年西澳大利亞博物館策略計畫，有五個反映了我們的核心價值的優先事項。

1. 可持續成長 — 在最小化經常性費用、優化使用和最大化創造收入商業機會的需要等方面，新博物館的發展必須是可持續的。
2. 社區的心臟 — 非常重要的是，西澳大利亞博物館是由所有西澳大利亞

人擁有、使用，並受到重視。因此，在創造和分享知識和想法，利用集體社會的概念變得極為重要。

3. 世界領導者 — 在一些方面我們已經是世界領導者：特別是在海洋考古學、生物多樣性調查、及地球與行星科學。
4. 我們對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峽島民的承諾，並確保他們的觀點和文化價值表達在我們所做的一切。
5. 新博物館專案項目 (**NMP, New Museum Project**) — 但特別是在，對於擴大和深化其觀眾發展，它是如何銘記、促進和加強西澳大利亞博物館的工作及其承諾。這個專案項目必須以使用者和利益相關者 — 西澳大利亞的人們 — 的需求做為起始點。我們常說，一個博物館是由人們使用，為他們建立，及與他們有關：它是他們的博物館，講述他們的故事，關於他們的地方，及所以他們必須幫助我們創造它。

該 NMP 有一個公眾諮詢、參與和共同創造，以連結、研究及與社區和個人合作的強大方案。除了西澳大利亞博物館原住民顧問委員會，我們已經建立 4 個社區小組 — 人民小組、兒童與青少年、教師與教育工作者、及訪問與納入小組，他們已經與我們合作，以對在新博物館的內容和體驗產生想法並審查概念。我們的第二個願望是，新博物館反映「西澳大利亞」的精髓。它必須傳達這個非同尋常的州、其規模、其年齡及其人民的精神。這可能意味著對很多人的很多事情，所以這個插圖只是一個例子：

在西澳大利亞西北皮爾巴拉地區卡拉薩附近的布拉普半島的岩石上，這些是一些原住民的「岩畫」：原住民於 50,000 年前透過動物圖像表達的紀事，它們明確描繪出海平面在此期間發生的重大變化：一個告訴跨地質年代的人類和環境故事。但布拉普還不只這個：它也是主要工業活動的場址：它是一個天然氣樞紐、一個鹽萃取中心 (在丹皮爾)、及一個鐵礦石出口主要港口。從過去到現在，它都是一個海洋中心。

專案項目的最後一個願望是一個活化的博物館，這意味著各種各樣的事情。最終，它意味著可以以多種方式「激活」博物館的所有空間，以促進創意互動、訪客賦權、社區所有權、協作和共同創造。為了達成這一目標，公共空間將需要高度調適、靈活和有效。不過，積極並不意味著每一平方米都將以「展品」填充。多樣性和節奏的變化至關重要，及將需要有地方休息與反思、探索與發揮、及學習與參與。

這也是以外部和裡面之間的物理、視覺和虛擬鏈路，「從內向外翻轉博物館」的大好機會。

當然，博物館的核心為其收藏。大多數收藏 (約 800 萬的物件) 都存放在位

於珀斯東南邊的威爾士浦的西澳大利亞博物博物館的收藏與研究中心 (CRC, Collections and Research Centre)。CRC 的功能不只是一個儲存所。以那裡為基地的博物館策展人員研究該州的生物多樣性和歷史；與原住民在收藏和遣返方案上密切合作；並開發和保存收藏，以為未來的利益充當過去和現在的證據。

也將使用一個新的做法來展示我們的人的工作和收藏。*揭露博物館 (Revealing the Museum)* 是物件的複雜世界的一個幕後探索，揭示該博物館在當代社會的意義、收藏及角色。它將連結訪客與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及他們所做的工作，在訪客中為博物館的歷史及其場址的文物遺產培育讚賞意識，並鼓勵關於收藏的性質及博物館在 21 世紀中的作用的對話。這些都是鮮為人知的故事，就像博物館在它們之內的作用，及揭露博物館的概念被視為新博物館的主要的詮釋目標。

主題性交叉思緒

經諮詢一系列利益相關者之後，由內容團隊進行的工作已經完善了思維，因此有了三大主題：做為西澳大利亞人 (Being Western Australian)、發現西澳大利亞 (Discovering WA) 和探索世界 (Exploring the World)，再加上貫穿新博物館的內容的五個主要方面的每一個的揭露博物館的概念，我們給出以下工作標題：

起源、變化、生活、聲音、連結

原住民觀點是做為西澳大利亞人主題的一個顯著成分。這與西澳大利亞博物館組織的優先事項連結，通過工作內容，並諮詢原住民，因此，已經變成很明確的是，原住民的聲音應在整個博物館聽到，而不是只在專用的空間。

通過內容研究和規劃，還決定印度洋世界的概念為探索世界主題的一個顯著成分。這承認西澳大利亞的位置為印度洋的東海板及珀斯的做為一個主要印度洋城市的影響。建議的連結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海洋博物館主題影響，但它是對博物館學的全面做法的一個 21 世紀例子。

連結館 (Connections gallery)

向外展望且興高采烈，連結是通往極多經驗、歷史、思想和機會的閘道。它放置西澳大利亞在全球和區域情境，並將為西澳大利亞博物館創建一個獨特機會，讓其自身成為在講述印度洋故事的一個領導者。它挑戰隔離的刻板印象，並通過與環印度洋沿岸的國際合作夥伴以及我們自己的社區的關係，創造發展故事與經驗的機會。它將以在創意產業、創新和設計等方面追求的新收藏機會，匯集一些來自西澳大利亞博物館藏品如我們的沉船材料的大亮點。

主要故事領域包括：

印度洋世界 (Indian Ocean World) 是對於連結內容領域的集中經驗。通過故事

領域中轉運送訪客的一個樞紐，它不只是對西澳大利亞，而且是對全世界，突顯印度洋從古老的過去到現在以及進入未來的深度重要性。焦點將從廣闊的印度洋或世界議題，到西澳大利亞和再出來，但始終以印度洋為它的中軸線。

全球系統 (Global Systems) 將探索西澳大利亞是如何與主要環境和物理全球系統連結，並受影響。這將是一個空間，在其中，訪客將積極參與，以發現已經從古代資源儲藏、植物和動物到行星天氣系統創建西澳大利亞獨特環境的連結點。

抵達和離開 (Arrivals and Departures) 著眼於探索人們來往西澳大利亞的全球動力。從 5 萬多年前第一批來到的人，到現在的移民和訪客，它將探討我們如何反應這些已經創建西澳大利亞的當今社會，並將幫助決定我們的未來的動力。

我們在世界中的地位 (Our Place in the World) 揭示並揭開已經幫助塑造西澳大利亞及其人民的忠誠和聯盟，並調查這些是如何已受地理和時間影響。我們將探討我們的全球關係和決策已經如何對世界如何看我們及我們如何看世界產生重要的影響。

創新和創造力 (Innovation and Creativity) 中表彰西澳大利亞的創新精神。這將是一個充滿活力和參與的空間，在那裡，鼓勵訪客在他們探索西澳大利亞人的創造力時使用收藏，並調查和幫助表彰聰明才智和創新正在如何形塑未來。

在印度海洋世界的旅客和貿易商 (Travellers and traders in the Indian Ocean world)

在西澳大利亞的歷史及與世界的連結，印度洋扮演一個顯著的角色。它廣闊並多樣化，充滿有活力的故事和隱藏的寶藏。千百年來，住在環繞和跨這個水域的人們已經以經常令人驚訝的方式互相連結。在印度洋世界的旅客和貿易商將是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館第一批展出的重大印度洋展覽之一。與大英博物館共同策展，本展覽匯集來自大英博物館和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的物件，其中許多在澳大利亞從未見過，其他物件來自南澳大利亞美術館、新南威爾斯美術館、維多利亞博物館、在西澳大利亞大學的伯恩特美術館、西澳大利亞博物館和私人收藏。訪客將跨整個印度洋導航他們自己，和遇到精心挑選適合他們的能力以告訴多層次故事的多元範圍迷人物件。

本展覽是西澳大利亞博物館對該州紀念荷蘭人德克·哈托 400 年前在西澳大利亞登陸的慶祝活動的主要貢獻之一。該展覽以許多西澳大利亞人非常熟悉的荷蘭在印度洋的發現、貿易和帝國故事的探索開始。雖然突顯澳大利亞歷史，荷蘭期間是更廣泛的畫面的一個相對近期的部分。訪客還將發現，由第一批澳大利亞人的到來做為見證，人們已經在環印度洋航行至少 6 萬年。歷史也一樣

長，做為一個謀生和娛樂的地方，人們已經依賴海洋為食物和珍貴物件的一個來源。

本展覽嘗試「歷史化」海洋，並幫助聚焦於在其他地理建構往往隱晦的商業、生物和文化交流的大規模歷史過程。邁克爾·皮爾遜指出，「以人類使用和橫越而言，印度洋是歷史上迄今為止最古老的海洋」(2003 年：第 3 頁)。在新海洋學方面，已經有四個事件讓我們思考印度洋為一個連結的世界：

1. 印度洋盆地已經被描述為「世界上最古老的海洋世界」、「最新的舊世界」、「全球化的搖籃」、和「第一個全球經濟」。這些概念是奠基於使用印度洋長距離 (和沿海) 藍色公路建立的相對例行和有組織的貿易。

在最古老的海洋經濟方面，列舉的例子為西北印度洋的「烏魯克世界系統」。最早的三個文明在這裡相交：美索不達米亞的底格里斯-幼發拉底河地區、印度西北部與鄰國巴基斯坦的印度河流域 (哈拉帕)、及埃及的尼羅河三角洲 (溫克，2006 年：第 54 頁)。

2. 海洋的連結性也是以印度洋為中心的交易網路和後續的「南方化 (Southernization)」出現的結果，有效整合了阿拉伯人稱之為 *al-bahr al-Hindi* (「印度洋」)，波斯人稱之為 *darya'i akhzar* (「綠海」)，以及中國稱之為南洋 (「南大洋」) 的社會和文化。南方化以在紡織機械製造、冶金、天文學、醫學、數學和導航的技術和商業創新開始，所有都是在印度次大陸和東南亞率先推出 (謝弗，1994 年：第 1 頁；溫克，2006 年：第 55 頁)。
3. 伊斯蘭和穆斯林的政治、商業和宗教網路從公元七世紀初開始傳播。到第十三世紀末期和十四世紀早期，穆斯林海運網路創造了一個連結歐洲與亞洲和非洲的世界系統。
4. 葡萄牙人及隨後其他歐洲人從十五世紀後期起的到來，是印度洋世界最近期的變化，儘管歐洲人被迫適應他們自己到預先存在的結構。工業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對今天仍存在的印度洋系統做出一個關鍵的變化：印度洋地區外部的國家的決策和行動現在左右了在它裡面發生的事情。

本展覽基於 5000 多年來的旅行和貿易的概念，檢查這些變化。我們以研究特定商品 (如中國瓷器、來自印尼的香料、印度棉紡織品、來自東非的奴隸) 的貿易為出發點，以分析參與在生產、運輸、銷售和消費的一個或多個社會、經濟系統、群體。它還包括思想和文化習俗的傳播 (例如「伊斯蘭」、「印度教」或「佛教」印度洋) 以及植物和動物通過海洋跨該地區的散布。也許最重要的是，

它將通過緊密參與迷人物件的選擇，允許個別的訪客做出他們自己的連結。

光澤：採珠與澳大利亞(Lustre: Pearl and Australia)

人們一直著迷珍珠母貝。反射光、璀璨生輝和閃閃發光，激發並呼籲我們的美感。沒有地方比得上澳大利亞北部，土地的第一批人民在那裡發現廣泛的珍貝床，之後是為他們的帝國尋求財富的殖民者。往往為神話和傳奇、勾心鬥角浪漫史和海盜或種族遭遇和文化神秘色彩的故事的中心點的珍貝、珍珠和採珠，是澳大利亞北部的豐富歷史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正是在這裡，這些世界各地文化欣賞的美麗自然物件，是在從鯊魚灣伸展橫跨大陸北部到托雷斯海峽的北部海岸線的純淨水域中創造和蓬勃發展。

透過編織兩股相交的採珠故事在一起 — 原住民和非原住民 — 光澤 (Lustre) 調查 2 萬年來珍貝及牠們生長的珍珠是如何被 (並繼續) 做為寶貴資源收藏、欣賞和交易，在那裡，金伯利範圍內，離當時遙遠的海數百公里的內陸，首次發現貝殼的碎片。這是一個與形成布魯姆的 Yawuru 人共同策劃創造的展覽。該展覽還提供年輕原住民參與「新興策展人」計畫的機會。該計畫教原住民監護人採珠故事策展、博物館學和展覽設計技巧。

光澤 (Lustre) 以歡迎奧布里·遜剛開始，他是一位 Mayala 人和珍貝雕刻者，由他呈現珍貝的創造者 Aalingoon 的故事。奧布里介紹稱為 riji 的南部金伯利沿海團體的獨特雕刻珠貝，它受到讚賞為強有力的文化物品和偉大的藝術物件，並通過橫跨澳大利亞原住民擴展的交換網路交易。設置在英國殖民擴張的背景，光澤 (Lustre) 呈現採珠的歷史，最終通過世界各地的貿易公司和博物館，導致貝殼在全球的分佈。在鯊魚灣開始，珍珠的故事集中在一個小的塵土飛揚沿海城市布魯姆，後來成為知名的「世界珍珠之都」，而且隨著採珠人尋求擴大他們的業務，向北延伸，橫跨通過達爾文，直到托雷斯海峽。

探討從自由潛水、硬盔潛水和閉氣潛水找珍貝，直到現代養殖珍珠業的技術，光澤 (Lustre) 呈現形塑澳大利亞北部社區的歷史的一個產業。在過去，這段歷史是由採珠東主的企業主導，但認識到許多在該產業工作的人面臨的艱辛，光澤 (Lustre) 特別推崇原住民和亞洲契約勞工的技能和貢獻。展覽的呈現以參與採珠業的人的故事 — 形成該產業的採珠東主、原住民和亞洲工人及其家屬的故事 — 為中心。

最後，該展覽探討珍貝和珍珠跨越時代和文化的吸引力。珠貝大珠母貝 (*Pinctada maxima*) (在沿我國北部海岸發現的數量龐大的最大、最有光澤的珍珠生產雙殼類貝殼之一) 的利用和藝術使用，是一個可以追溯到 2 萬多年前，充滿奇蹟、陰謀、浪漫和貪婪，及在澳大利亞歷史有待充分讚賞的古老故事。

添加到這個展覽的是一個重大海洋考古成果，一張基於考古、歷史和人類學的資料集創建的觸控螢幕採珠地圖。金伯利的採珠地圖涵蓋十分廣泛的內容，包括交易遺址、藝術遺址、擱置的營地、考古遺跡、沉船、珍珠貝塚、採珠人使用的原住民水源、珍珠貝床、珍珠養殖場、及在金伯利租賃的純淨水域。這張地圖繼續在一個類似的風向標，向北跨越，從鯊魚灣到星期四島，創建遺址的一個蹤跡。這些有形的遺址，連同許多相關的無形文化價值，一起講述一個值得世界認可，令人信服的獨特澳大利亞文物遺產故事。

浸沒：探索深層 (Immerse: Exploring the deep)

人們一直在開拓各種方式，以探索和最終利用在海床下面發現的資源。1960 年代，在西澳大利亞鯊魚灣的採珠業引進頭盔、緊身胸衣或「硬盔」潛水，從那時起，西澳大利亞人已經處於海底技術創新的最前沿。水下技術有多種用途，其中許多涉及石油和天然氣部門。也要強調的是，在這裡開發的技術和技能可以運用在其他產業以及特定科學工作；從搜尋歷史顯著沉船如 HMAS 雪梨號，調查世界各大洋的植物和動物，到尋找離岸可再生能源的來源。這個 2011 年展覽展出人類在水下工作的聰明方式及他們所設計來允許他們這樣做的技術。它是公開展示海底產業的第一個澳大利亞展覽，並首次提供一個獨特機會來告訴西澳大利亞海域使用的故事。展覽的目的是要激發年輕人繼續技術和海洋有關的教育學科，包括考慮在海底技術的職業生涯；透過平台化產業內使用的聚焦於西澳大利亞的創新和情境的技術，提高社區意識；並提供一個歷史回顧。有關為或部署在我們的海岸線外，或離岸能源和石油工業的運作而發展的世界級海底技術，社區意識的水平非常低。

海洋覆蓋地球表面的三分之二以上。如果您能排出所有的水，您會看到什麼？一個全新的未知的地形 — 一個未被發現的行星。很多人比喻海洋探索為像太空探索一樣遙遠和困難。雖然這是一個給定，關於我們的海洋，我們仍然有那麼多需要了解的地方，我們也是在技術揭示新的見解並繼續以前所未有的速率這樣做的一個點。這些發現也意味著巨大的責任。我們的海洋探索的大部分是在尋求進一步的不可再生資源，而且，絕大多數人未曾目睹和知道很少海洋毯下面發生的事情。本展覽有兩個目的：

第一，公開展示部署在科學和工業追求的精選技術，也突顯發生在海洋中的活動範圍。第二，我們試圖提供這些活動的一個公正觀點，並挑戰訪客提出如我們對不可再生資源的永不滿足的慾望和我們的船上碳循環的影響等議題。本展覽不尋求深度進入這些重要問題，但也沒有忽略它們。我們把球踢回個別訪客，希望他們在離開我們的展覽時有比來到時更多的問題，並提供進一步探討這些問題的工具。

西澳大利亞博物館大部分從事淺水考古，大多數調查的遺址不深於 20 米，例如巴達維亞是 8 米。本展覽探討了 HMAS 雪梨號和西澳大利亞羅塔納外海的深水墓地以及二次大戰中負責襲擊雪梨港的小型潛水艇的遺址的發現，它們指出我們的領域的新方向。這些發現幾乎總是夥伴關係的結果。一個政府考古學家沒有設備或資金在深水環境獨立行事，這是我們與水下技術協會合作並最終產生本次展覽的動機之一。同樣，現在在近海石油和天然氣部門工作的公司和顧問比較容易進行水下遺址的發現。考古學家的挑戰是鼓勵這些各方之間的開放溝通，以確保這些發現的報告。只要真正在我們的海岸發現已知沉船損失的一小部分，合作的可能性就令人興奮。

浸沒 (Immerse) 展覽使用技術，以繼續進入更廣泛的當代議題，其中，近代最大的議題之一為漏油，如 2009 年在帝汶海的蒙塔拉油井以及最近在墨西哥灣的油井。當深水地平線鑽井平台於 2010 年 4 月 20 日在墨西哥灣爆炸時，導致 11 人喪生以及超過 7 億 5 千萬公升的石油從海底噴湧。英國石油公司控告深水地平線鑽井平台的所有者和未能阻止石油洩漏的設備的製造商，聲稱這兩家公司的疏忽促成該災難。兩台來自美國海岸警衛隊的遙控操作載具 (Remotely Operated Vehicle) 或 ROV 分別被定位於油從深水地平線油井管線洩漏的兩個地方，ROV 及其營運商不眠不休工作近三個月，支持了封蓋和遏止毀滅性溢出的作業。透過專注於該技術，我們能夠告訴資源開採的故事，及工作在海底環境中的危險和影響。在應對氣候變遷，我們有一個類似的做法。溫室氣體排放是澳大利亞液化天然氣 (LNG) 產業面臨的關鍵議題之一，因為 LNG 工廠是溫室氣體 (主要是在二氧化碳的形式) 排放的重大產生者。二氧化碳的來源是輸入的天然氣流、氣體在渦輪機驅動器中的燃燒、及來自廢氣燃燒塔。不過，一個正面的結果是，液化天然氣的發展將提供一種比石油和煤炭具溫室效率的燃料。它具有取代排放較高的化石燃料和支持移動到可再生能源系統的潛力。儘管如此，要減少溫室氣體排放，LNG 公司仍然需要以持續措施具體處理。這應該包括持續檢討減少排放的新技術和新機會的機制，以及，以在溫室氣體排放方面達到國際最佳實踐的看法，針對其他設施檢討基準。在經濟可持續發展方面，澳大利亞對進口石油日益增加的依賴和澳大利亞對這種依賴的全球地緣政治和經濟影響的風險，基本上已被各重大天然氣和凝析油專案項目抵消。這些專案項目為澳大利亞提供大量的出口收入，及因此對我們的整體貿易部位做出正面的貢獻。

該展覽最激動人心的物件之一為卡內基波發生器 CETO，它是一個獨特的完全浸沒波功率系統，能夠從海洋波浪產生零排放可再生功率 (類似於水力發電) 和直接淡化的淡水。波浪能是一種可再生能源，由離岸數百公里的大風暴創建，

它們產生和傳輸可以傳送很遠距離（通過長浪）的巨大能量，並與當地的影響（海）混合，以到達我們的海岸。

對於一個海洋博物館，本展覽是一項突破，但我們是最適合講述它的一個組織。要注意的一個重要事情是，發現沉船和發現海底資源之間的關係，及提供在其中講述沉船和海洋考古故事的另一種方式。

參考文獻：

皮爾森 M.，2003 年，印度洋。勞特利奇。倫敦和紐約

蘇特 C.，2009 年，浸沒。水下技術：在海洋下面工作的挑戰。報告—海洋考古部，WAM，262 號。

溫克 M.，2007 年印度洋研究和「新海洋學」。全球史期刊 2。倫敦政治經濟學院。